

劉克襄 書寫生態 反思香港

香港人喜歡旅遊，一輩子去過很多地方，對日本、巴黎、倫敦等地了如指掌，哪個地方可去，哪裡的私房菜必須要吃，都能侃侃而談。然而，對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卻不甚了解。作為一個台灣作家，劉克襄對香港的認識讓我們慚愧。走在九龍、港島這些鬧市的街道上，他覺得不舒服，但在市區以外的山林、島嶼裡，他發現香港美好的一面，「對我來說，香港是一個生態城市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受訪者、香港嶺南大學提供

走進油麻地Kubrick咖啡店，劉克襄甫坐下便說，自己很少來這邊，很不習慣。他很愛笑，神采飛揚地說台灣鐵道旅行的經驗；他很隨和，對讀者、學生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；他很憤慨，當說起香港的海灣、生態被破壞的時候。

以外地人的身份說香港，一不小心，很容易被射得滿身是箭。但他很敢說，不斷地問：「你們為甚麼連自己的土地都不關心？」

城市與自然

劉克襄是詩人、作家、自然觀察解說員，出版了很多本生態著作，每一本都很火。他研究台灣的生態，一直以文字喚起大眾對自然環境的關注，但也不諱言其對香港的熱愛。早前他應香港嶺南大學邀請，以駐校作家的身份來香港開課，與學生一起探索新界的自然風貌，更親自帶隊前往南生圍考察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可以開一個香港生態觀察的課。

像他這樣以研究生態為業的人，在香港、台灣都不常見。他的文字經常出現在報紙、雜誌上。曾經看他寫了一篇關於陽明山賞海芋的文章，也跟著他提議的路線走了一遍，看到了台灣本地人都未必看過的景色，輕鬆避開遊人，以閒適的心情一睹遍山海芋的美。說起這件事，他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其實海芋種植對環境也有很大的影響，任何過度的種植都會破壞土地，應該讓它適當地休息。」

總是從正反兩種角度去看待事情，在發掘與發現之間，他也在思考我們應該以甚麼樣的態度對待環境。

從小在鄉下長大的劉克襄，仍時常緬懷童年時的台灣印象。當兵時他與海洋結下不解之緣，之後一直接觸鳥類、金魚，一直生活在城市的邊緣，久而久之，促使他一頭栽進生態書寫裡。雖然如此，但他並非書寫很偏遠的郊野，他筆下的自然其實跟城市非常接近。

自然生態慢慢被城市發展覆蓋，現在在台灣近郊的地區，幾乎沒有原始的生態環境，要去烏來山區才有機會看到原始的森林。「城市旁邊的森林被破壞得很嚴重，兩千公尺以下的地方基本上已經看不到了。」他感嘆道。

喜歡與公園、濕地對話，記錄它們的變化，也表達自己的憂慮，從城市的視角去檢視生態，去發掘兩者之間的互動。劉克襄努力地去保留那些被城市人遺忘的風景，卻無法重現那個生氣盎然的舊台灣，他憂傷地說：「大部分人都會經歷土地消失的無奈與悲哀。」所以他喜歡研究香港的生態，因為香港在城市高度發展之下，郊野的發展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，而他希望找出新的可能。

香港是生態城市

說起香港，他如數家珍，他說香港的郊野公園意外地被保護得很好，說鹿頸、南涌、沙頭角這些鄰近深圳的地方因為歷史因素而被保留下來，說大浪西灣被破壞得面目全非，說東涌古道、沙螺灣這些鄉下地方很有特色……可香港又有多少人關注這些與自己無關的生態？「郊野公園的出現是歷史的偶然，而現在已變成是必然，就像台灣的金門跟馬祖，都是因為害怕外界侵入而變成一個森林公園。」

愈了解這個生態城市，他愈心痛，因為香港人對一切都無動於衷。「政治家只關心如何開發、發展，民眾只關心選舉，有一天當香港變得跟高度開發的深圳一樣的話，香港就不是香港，那個擁有龐大郊野公園的生態城市會消失殆盡。」

「但香港也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生態城市。」原本被保護得很好大浪西灣和鹽田已慢慢出現問題。在他眼中，大浪西灣就像墜了。「人們居然漠視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，眼睜睜看著財團在那邊發展，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。」

痛心大浪西灣的命運

2010年，商人魯連誠收購大浪西灣附近土地之後大興土木，引起全港市民關



■三年前的大浪西灣，現場有挖土機正在動工。



■三年後財團又在那裡蓋房子。



■劉克襄在嶺南大學開設講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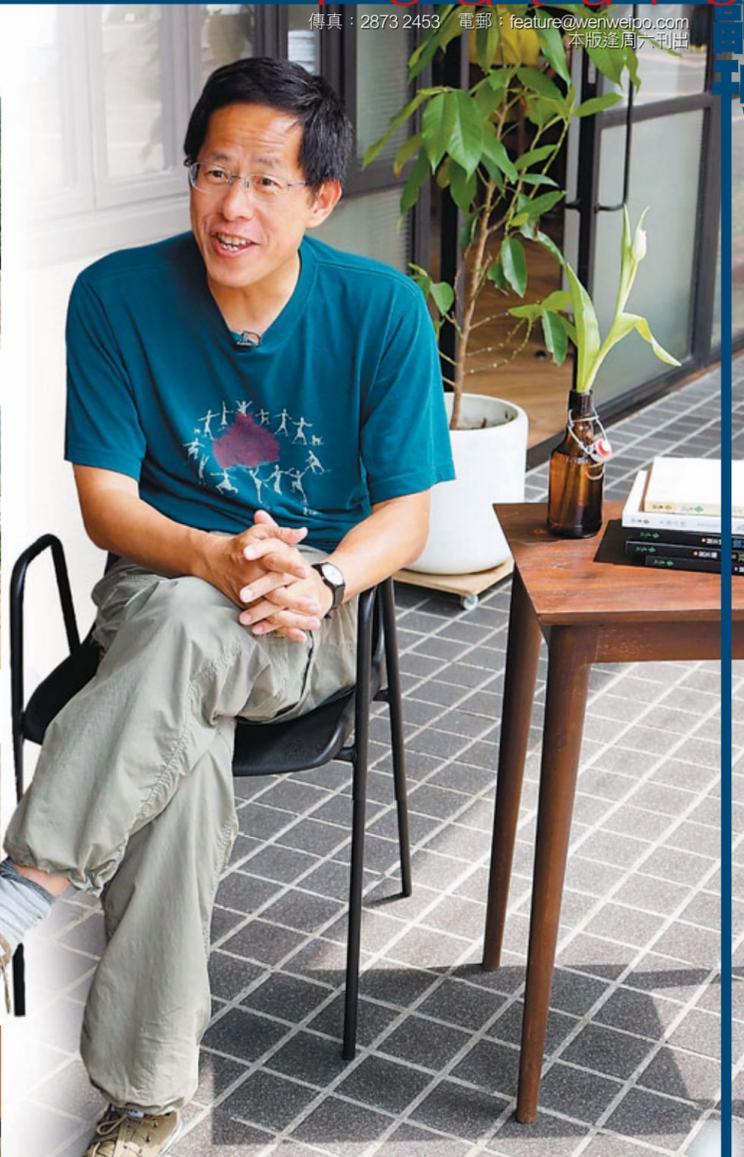
■劉克襄講台灣的鐵道旅行。



■鳥瞰阿朗臺古道。



■阿朗臺古道是台灣僅存的一段沒有公路的海岸線。



注。後來在輿論、環保團體及公眾的指責下，中止了發展，之後卻再也沒有人關注這個問題。而劉克襄近日重訪故地，看見附近又圍起圍欄，蓋起一幢幢房子，他難掩怒氣，直說這是不可以接受的。「在台灣，我早就跑到總統府那邊抗議絕食了。」

在台灣，民間的力量可以很大，很多政策因為民眾反對而不得不得被擱置，但香港人在劉克襄眼中，真的很善忘。「香港人要發聲，因為今天不做的話，真的會失去。外面的人再關心也沒有用啊，我們看了真的很痛心。」

台東美麗灣與香港大浪西灣很相似，美麗灣的命運甚至更坎坷，政府已經把它賣給財團，財團也在那裡蓋了五星級飯店，意料之外的是這一切竟然被台灣民眾擋下來，不讓他們營業。劉克襄激動地說：「合法的我們也能把它阻擋下來，而在大浪西灣蓋樓是違法的，我很好奇香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真的讓人很生氣。」

他在大浪西灣做調查，發現很多植物都很有特色，在別的地方都找不到，因

為海岸夠大夠長夠穩定，才有這麼多植物出現。他有時候甚至會失望地對自己說：「幸好我不是香港公民，不然我會瘋掉，在台灣我起碼可以不斷書寫，不斷去播東西。」

「不要只關心大時代、國際政局的變化，關心一下自己的土地，這些才是值得讓人尊敬、讓自己驕傲的地方。」

留給孩子最美好的

對於自然生態，劉克襄的態度很嚴肅。他可以笑着說台灣有甚麼好玩、有甚麼地方值得去，會因為學生的希望，無奈地抱着洋娃娃跟他們合照，也會驕傲地說台灣東部真的很美，但對於環境，他始終有自己的堅持，因此才寫下《十五顆小行星》、《永遠的信天翁》等書。從早期的純生態描寫到近年出版多本童書，回憶中的環境已逐漸消失，他希望留給孩子多一點東西，希望他們在一個充滿生機的環境下生活。

現在每個星期他都寫香港生態的文章，甚至動手畫地圖，他笑言：「在台灣，我還沒這麼努力。」

愛之深責之切，他的憤怒、痛心，都是因為不捨。

後記

劉克襄其實沒有義務關心香港，說多了反而遭人吐糟、被罵囉唆，但他不厭其煩，一說再說。訪問時，他多次嘆氣，是感嘆香港人的不聞不問，也為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嘆息。他說台灣在面對同樣一個問題時，所有人都會站出來，貢獻自己微薄力量，引用這個例子並不是說台灣有多好，而是提醒香港人應該要發聲，保護我城。

想起兩年前大浪西灣的抗爭，今天財團又故態復萌，偷偷地蓋東西，而香港人在經歷特首選舉後，又為文化局一事爭得臉紅耳赤，劉克襄的說話再次湧上心頭——土地才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根源。謝謝你的提醒，也謝謝你的用心良苦。

名·生活

文：方芳

高麗參收藏有價

香港人除了熟悉花旗參之外，還有韓國的高麗參。韓國高麗參種植已有一千年歷史，以前是朝鮮進貢予中國的貢品。現在港人往韓國旅遊，這種歷成方形的高麗參，也是熱門手信。

朝鮮半島以出產高麗參著稱，韓國視之為「人參宗祖國」。韓國高麗參很早就由政府主導，有策略、有規範地發展專賣產業，人參除了製作成食品，還有人參用品如肥皂、化妝品等。香港人熟悉高麗參之外，也開始注意韓國的人參護膚品和化妝品。

高麗參用藥蒸浸曬

高麗參是種植參，本來是六年參齡，與西洋參一樣；但現時培植期已改為三年。韓國參大致可分為白參、紅參兩種，白參是採參後，洗淨曬乾而成，參性平和微寒，清熱補氣的功效很好。紅

參則是採參後，加入若干名貴藥材，經蒸、浸、曬的方法製成，由白色變成紅色，藥性較為溫補，刺激新陳代謝，但患腫瘤、血壓高者不能服用。

製作嚴謹難以冒充

韓國高麗參有多個品種，都是紅參製法，分別有「正官庄」、「韓泰」、「大韓農林煙草合作社」及「大韓民國韓特紅」等分公司，其中以「正官庄」最通行。

「正官庄」以質素分「天」、「地」、「良」三個級別。每級都以枝頭計算，一盒10條、15條至60條的也有。我們買的「正官庄」高麗參，每盒有生產年份、註冊編號、列明級別、枝頭數目，甚至還有鐳射商標，以明正身。其中「天」字級10條一盒的也要三四萬元，具收藏價值。

此外還有「太極參」，也是以紅參製作，但味道清淡，功效平和，此參適合虛不受補者食用，而且價錢較便宜。

北朝鮮高麗參初期只有「文世」一個品種，後來轉換了多間代理公司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北朝鮮高麗參也很有名氣，但因為近年物質缺乏，北朝鮮高麗參在製作方面，難免流於鬆散，品質參差不一。

「吉林人參」和「石柱參」

中國與朝鮮以長白山相隔，種植參與韓國一樣，也分紅參與白參兩種。中國製作的長白山紅參，效法高麗參的製法，分成「吉林人參」和「石柱參」兩個品種。

「吉林參」是六年參，溫熱，製作效



■方條形高麗參，容易辨識。
■高麗參「良」級品種，包裝有注明。

法高麗參，參身較圓，氣味清香，鐵盒包裝，幾百元一斤，適合普羅大眾食用。「石柱參」有多年製作歷史，也是溫熱，也是鐵盒包裝，參身壓成方條形，製作嚴謹。他們挑選較好的白參加工，價錢也較「吉林參」貴幾百元，特大的要三四千元。

市面上也有一些散裝的長白山紅參，

白參出售，以斤計算。這些散裝參，質量比盒裝「吉林人參」和「石柱參」遜色。

中國發展「吉林人參」和「石柱參」已有多十年歷史，在內地也有知名度，但在國際上的知名度，則遜於韓國高麗參和美加花旗參。

不過，中國擅長學習，在發展種植參方面，中國種植的花旗參，先不說質量，產量已是世界第一；「吉林人參」和「石柱參」仍有發展空間。而中國的國寶「長白山野山人參」，有二三千年歷史，世界知名，身價非凡。但今天有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出現，人參已瀕臨絕跡，有待保護。